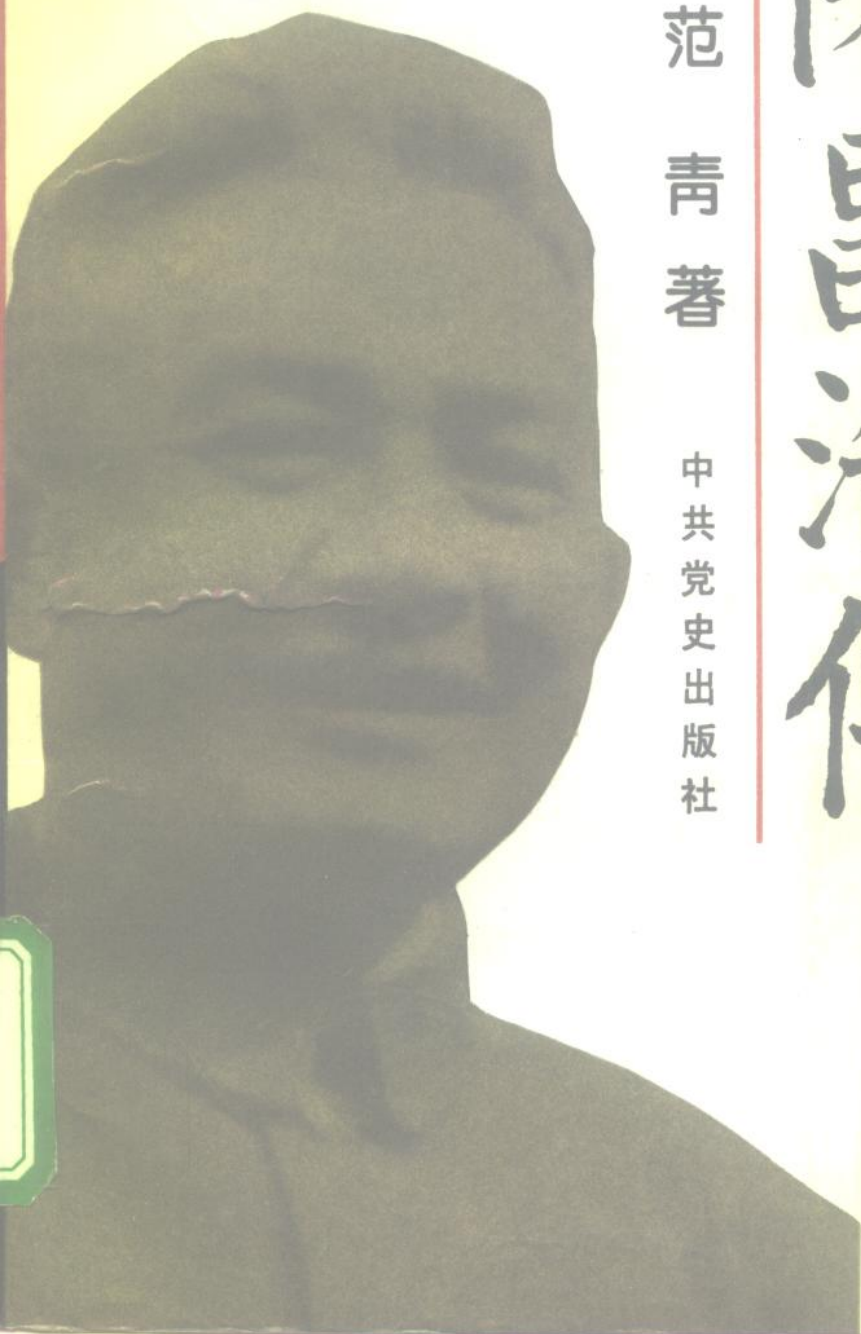


# 陳昌浩傳

● 范 青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 陈 昌 浩 传

范 青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陈 昌 浩 传

范 青 著

---

出版发行: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25 印张 250 千字

199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 册

---

ISBN 7-80023-564-5/K·538

定 价:7.00 元

## 目 录

|                |       |
|----------------|-------|
| 1、引 子 .....    | (1)   |
| 2、登 高 .....    | (2)   |
| 3、妻 子 .....    | (11)  |
| 4、导 师 .....    | (15)  |
| 5、初 战 .....    | (22)  |
| 6、血花世界 .....   | (30)  |
| 7、负笈苏联 .....   | (40)  |
| 8、咫尺天涯 .....   | (51)  |
| 9、朝晖夕阴 .....   | (58)  |
| 10、白雀园 .....   | (66)  |
| 11、飞兵战黄安 ..... | (75)  |
| 12、夏店之夜 .....  | (83)  |
| 13、沉重的回旋 ..... | (90)  |
| 14、编外红军 .....  | (97)  |
| 15、血染漫川关 ..... | (105) |
| 16、南来的风 .....  | (111) |
| 17、雪满巴山路 ..... | (118) |
| 18、川北红满天 ..... | (124) |
| 19、纵横捭阖 .....  | (133) |
| 20、红色栈道 .....  | (144) |
| 21、五月的通江 ..... | (154) |
| 22、变生不测 .....  | (160) |

0293/28

|                  |       |
|------------------|-------|
| 23、夜 谈 .....     | (166) |
| 24、攻克绥定城 .....   | (170) |
| 25、遥望南天 .....    | (175) |
| 26、懋功会师 .....    | (181) |
| 27、静静的沙窝 .....   | (186) |
| 28、南下？北进？ .....  | (192) |
| 29、雪 雾 .....     | (207) |
| 30、格达寨之夜 .....   | (214) |
| 31、创世纪的古城会 ..... | (223) |
| 32、急渡黄河 .....    | (232) |
| 33、运筹千里 .....    | (241) |
| 34、喋血大漠 .....    | (247) |
| 35、倪家营子 .....    | (260) |
| 36、“洞中方七日” ..... | (270) |
| 37、情系延安 .....    | (280) |
| 38、望断南飞雁 .....   | (294) |
| 39、尾 声 .....     | (309) |

|                                            |       |
|--------------------------------------------|-------|
| 附：198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同志举行的追悼<br>会上的悼词 ..... | (319) |
|--------------------------------------------|-------|

## 引 子

1980年8月21日上午，位于北京西四丰盛胡同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礼堂里回荡着沉重悲哀、催人泪下的哀乐，到会的500多人臂佩黑纱，胸带白花，低头默哀，深深悼念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陈昌浩同志。陈昌浩的老战友、中央军委主席徐向前主持追悼会，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致悼词，李先念、王震、陈慕华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的追悼会。

主席台上摆放着陈昌浩的遗像。这张照片是“文革”前照的。当时陈昌浩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职务，从事着他非常热爱的马列原著和毛泽东著作的编纂和编译工作。从照片的神情上可以看出陈昌浩当时的心情是平静的，是舒畅的。他的目光向远方眺望，是那样炯炯有神；他面带微笑，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然而没过多久，晴朗的天空乌云密布，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来临，改变了一切。陈昌浩虽然经历过鄂豫皖反“围剿”，经历过西路喋血大漠，经历过延安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声讨和批判，经历过客居异国的孤独和寂寞，历尽坎坷，九死一生，但却没有抗过“文革”的摧残。他死于1967年7月30日，终年61岁。

## 登 高

1924 年秋天，湖北汉阳九真山。

“看谁先到山顶！”何毓青说了一声，向天空斜举起右手，做着发信号枪的样儿，山路上几个青年立时弯腰作了准备。“开始”，何毓青手向下一挥，青年人像一群脱缰的马，直向山顶冲去。山路是石砌的坎蹬，树木掩映，人在绿色的波浪里沉浮，时隐时现。何毓青是“指挥长”，却落在后面；刘敦秀没有沿着山径走，按一条他经常游玩的路线，既近又无险阻；陈昌浩放开大步，上身贴近山坡，像猴儿缘木似地，一阵碎步，就把何毓青拉在后面，而急得邹宗鲁在后面大叫大嚷起来：“没有准备，这盘不算，这盘不算！”但没有人停住，宗鲁见势头拦不下来，也向上爬去，不觉落在潘毓藻的后面。

山路越来越陡，这不是朝山进香的通道，它穿过松林，截去弯路，可以减少一半的路程。可是道路崎岖，矮松、栎树、牛蒡、巨石层层挡道。不一会儿，刘敦秀已经坐在半山上的一块石头上直喘粗气，陈昌浩不停步地向山顶冲刺，不时回过头来大声呼喊：“加油！加油！”又特别鼓动着矮小、近视、气喘吁吁的邹宗鲁：“邹宗鲁加油！邹宗鲁加油！”他随即一口气冲到了山顶的九真庙前。喘息稍定，又欢呼起来：“同学们，快点上来呀！我看见了龟山、蛇山，还有我们的学校也看见了！快上来，快，快！”

何毓青接着冲上山来，邹宗鲁第三个到达。邹宗鲁是个实心人，一上来就问昌浩：“哪里？哪里？哪是我们的学校？我怎么没看见！”惹得同学们一阵爽心畅怀的大笑。最后刘敦秀上来了，他一见到大家欢笑的情景，他的笑话、故事也都来了。同学们知道他的滑

舌贫咀，不等他开口就说：“我们不听你的，你莫讲。”刘敦秀却一本正经地说：“我爬这九真山想起了一个故事，这故事虽老掉了牙，可仍然切合实际。”陈昌浩连忙说：“莫听他的，狗嘴里出不了象牙，他嚼不出什么好东西来的。”而何毓青却说：“姑妄听之。”邹宗鲁说：“你先说说开头，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又在耍贫咀。”刘敦秀说：“好，我说。从前……”陈昌浩说：“我不听。”邹宗鲁也提高了警惕：“可不许骂人噢！”刘敦秀喘息已平，更加认真：“从前有一只乌龟和一只兔子赛跑……”他刚说完第一句，大家都喊了起来：“掌咀！掌咀！取消他的发言资格。”几个人把刘敦秀按在草地上又推又搽。说说笑笑，大家汗水刚干，秋风瑟瑟、颇有凉意，庙里和尚正在诵经，不时传来悦耳的铜磬声木鱼声。

太阳从西边云层中露出圆圆的脸儿。向东望去，湛蓝色的天幕下，龟、蛇两山似乎连在一起，那长江的水波，正如璀璨缨络环腰穿过。他们都认真地搜寻着，想看看自己已经生活了多年的学校——蛇山脚下的中华大学附中和武昌大学。

李光莫和殷国栋最后上来。李光莫不是汉阳人，他和陈昌浩同为“中华足球队”的主力中锋，是受陈昌浩之邀来乡间作客的。殷国栋家里备了酒菜，李光莫身强体壮像尊铁塔，他自愿挑酒菜上山，这样，一次重九登高的胜会，万事俱备了。

寺僧愿意借桌凳，但大家更愿野餐；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大油布铺在地上，摆上了卤猪头肉、千张，和在集镇上买的“大红袍”（带皮的油炸花生米），外加两瓶烧酒。几杯酒喝下去，大家的话头就开始多了，从龟、蛇两山谈到真武帝；从武当山谈到明朝祖孙两人——嘉靖和万历两个皇帝大修道场；谈到了秦始皇派徐福去东海求不死之药的故事，渐渐谈到了中国的现状和前途。

殷国栋说：“从历史上的记载来看，聪明的统治者是不迷信这些神仙怪诞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夫子和皇帝老子想到一块去了。”他已略带了一点酒意，脸上增添了春色，口气也有点儿放肆，



他的钢刷子似的头发，比平日更僵直，口齿却比平日灵活。他接着说：“开国皇帝想统治久远是一致的心理。太平盛世，自满自足，想永久保住太平、长治久安；实际上是防不胜防，顾此失彼，许多防范措施常常适得其反。你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功臣们得到了仁慈的对待，都享清福去了；而边塞空虚，北方不靖。朱洪武炮炸功臣楼，把大臣诛戮殆尽，祸起萧墙而有靖难之役。就说现代吧，辛亥革命之后，推翻帝制，把皇帝赶下了台，而小皇帝却依然在他的皇城里面极尽享受。而且那些手握权势的人对封建帝制的嗜好并未被辛亥革命的炮声冲淡；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现在比大清国变了些什么呢？”

刘敦秀故意顶牛抬杠：“那还是变得多了，辫子割了，头发可以自由理，谁也不管谁，‘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也换成了‘天地国亲师’了。”

陈昌浩举起个蓝花大碗，愤愤地说：“换汤不换药！差役班房照旧，连县太爷的称谓都没变，县太爷发了脾气打百姓的屁股还是现成的，坐在县太爷位置上的那位四川老乡——王以骧和那瓜皮小帽马蹄袖的满清的县太爷有什么不同呢？”

李光莫信口道来：“只有把这些人拉下台来才算痛快。”他喜欢直言不讳，径情直遂；什么事都主张来一个干脆利索。

刘敦秀忽然有点儿怏怏不乐，自己斟了一杯酒：“拉下一个，马上又有新官上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换一任官多剥老百姓一层皮。”说罢，闭上眼，一仰脖子，干了一杯。

宗鲁也已有了三分酒意，红着脸，眯着眼睛，环视着四周，从肺腑里迸出一句话来：“中国要变；不变则亡。”

大家激动地站了起来，同声附和着：“对！中国要变，不变则亡。”

何毓青情绪低沉，半晌才说：“达尔文的学说是可信的，他的‘天演物竞’的理论，揭示了自然、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一听此说，陈昌浩顿觉刺耳，很不以为然，但一时还说不出多少道理来。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由《物种起源》的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后，是十分风行的学说，许多人为婴儿取名也是“天选”“竞天”“竞生”等等。陈昌浩在中大附中读了两年多，他平日博览群书，近日又受到附中部主任恽代英的启发，第一次接触到《新青年》杂志，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科学与人生观》《唯物史观浅释》等进步书刊，他只感觉到，进化论似乎不能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热烈辩论的当儿，山下的村庄升起袅袅的炊烟，淡悠悠地散入苍穹，只有薄纱似地一层，在山腰的绿色的丛林里漂浮。周围静谧无声，世界也似乎凝固了。陈昌浩那瘦削的脸上棱角更加分明，眼神专注，他在细细地思索着同窗的讨论，并尽力理顺自己的思路，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一时又找不出确切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抓住了自己那刚才还朦朦胧胧，现在逐步清晰的思绪，他说：“何兄的见解我不敢苟同，中山先生说：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但大贫是多数，套用天演论，难道中国无数的穷人，他们都是优胜劣败的结果？历史上那些登上皇帝宝座的少数人，不真正成了龙种了吗？如果他们真是龙种，可为什么又一个个被推翻了呢？我看‘天演论’解释不了社会发展规律，依我之见，该寻找其他学说来解释才对。”

殷国栋立即表示赞同：“我也有此同感，天演论用于物种起源尚可，用于社会，那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穷人如果是劣败者，那么改造社会只有首先改造人种，否则，就别无它途了。”

殷国栋的话惹起了一阵笑声。也许多了点儿尖刻、唐突，何毓青听了面孔一沉，正待反驳，邹宗鲁却立即表示：“那也说得通，物种还有不断的‘变异’嘛，败者不一定趋于灭亡，更多的须改变自身，使之适应环境。人也要适应社会，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这个道理。”

陈昌浩一听，发现对方语言的破绽和逻辑的混乱，他立刻说

道：“那依邹兄的高见，革命者是一群什么人呢？是弱者，还是强者？革命运动是什么？是物种竞争，还是弱者的挣扎呢！？革命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鉴湖女侠秋瑾、还有那些抛弃富绅生活，丢掉万贯家财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他们是为了什么！不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吗！”

刘敦秀站起来，敲击了几下空盘子，两边劝驾：“好了，好了，革命还是革掉了皇帝，现在不是共和了吗，北京的总统不是轮流做吗？陈兄和邹兄英雄所见略同，难分轩轻，即或偶有相悖，也是殊途同归，各有千秋。”刘敦秀急忙调和，邹宗鲁却不买帐，气鼓鼓地说：“忠者遭谤，佞者受奖；英雄末路，奸雄寿考富贵，例子还少了吗？辛亥革命以来，真正的革命者，哪一个不是颠沛流离，有国难回。窃民国的大蠹恣意弄权的人，哪一个不是身膺方面大任、面团团的百万富翁呢！这就是我的见解，人还得适应社会，否则连活路都没有。”陈昌浩听了恍然大悟，才知道邹宗鲁在发牢骚，不觉微微颌首认可。何毓青感到话里有刺，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以表示对问题的研究讨论不轻易苟同的态度。他摘下鼻梁上的克罗米无边眼镜，拿出手帕揩了一下镜片，又揉了一下眼睛，从容不迫地坚持说：“人还是有区别的，孙中山先生也说过：首倡革命的人是先知先觉的，这也是人的优劣。革命难道不是一种激烈的竞争吗？和天演论并不相悖。”他的这番话已经激不起争论的兴趣了。

刘敦秀自赏馆结业以来，由于家累未去省城求学，只得留在家乡教几个蒙童聊以糊口，每当窗友重逢，他格外兴奋，深恐闹得不欢而散，极力调和。在大家赞同之下，刘敦秀说起三家村的冬烘先生——张打油的故事来了：“一天，大雪新霁，冬烘先生打开大门小便，猛见耀眼雪景，凜然寒风，刺得双眼缭乱迷离，不禁诗兴大发，摇头晃脑，搜索枯肠，吟得咏雪诗一首：‘昨夜风耸耸，今朝雾咚咚，城墙渐渐高，瓦沟渐渐拢，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开门一泡尿，一个黄窟窿，’惹得大家一阵哄笑。

大家乐了，一时觥筹交错，开怀痛饮。陈昌浩和刘敦秀酒量相等，酒兴也豪，常常一杯烧酒一饮而尽。何毓青则浅酌慢饮，边饮边谈。李光莫不会喝酒，尚不知酒的深浅，一口酒咽下，辣得眼泪直淌，咧着咀哭笑不得的样子又惹起一阵欢笑，把庙里的两个小沙弥也引出了山门，看着他们发愣。太阳渐渐西沉了，襄河波光闪闪，如一条银色的带子，在烟霭中飘荡。众人酒酣耳热，各自尽情地游乐。刘敦秀说的故事，李光莫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激起一阵阵捧腹欢笑。殷国栋和何毓青在对诗，想合咏一首七言。陈昌浩玩了一阵柔软体操后，又在山顶的一块细草地上竖起蜻蜓来，他的矫健有力的精扎的身躯倒立在草地上，手撑在地上移动了几步，立刻吸引了同伴们的注意力，大家开玩笑地说：“昌浩，你中学毕业不愁职业了，你来跑马卖解，我们来为你吆喝打锣。”

陈昌浩气不喘，脸不红，笑吟吟地。

李光莫说：“你这个有名的足球中锋，还会玩武，这可真是新闻！”

刘敦秀说：“那是旧闻了，他是师承祖传；陈家有位老爹，是四乡有名的武把子。”

陈昌浩说：“莫听他瞎吹。”

殷国栋对陈昌浩素很钦佩，因为陈昌浩思路敏捷、记忆力极强、性格开朗、为人坦诚，今日又看见陈昌浩矫健的体魄，不禁说道：“昌浩文武双全，今后必大有作为。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对了。”

果核狼藉，肴残酒尽，登高野餐已经结束，他们谈笑风生地下山。李光莫酩酊大醉，歪歪倒倒，陈昌浩一路扶他到家。

李光莫就留宿在陈昌浩家的后厢房里。这间房朝北，窗口很小，窗外的一株楝树浓荫覆地，白日从小窗口里透进绿荫荫的光来，只有到了中午，才从天窗里射过一柱亮光，正照在窗前的书桌上。

李光莫一进房就和衣睡了。房里一盏美孚油灯散发出桔黄色

的光芒。室内静谧、凉爽，偶尔从屋角里传来秋虫的鸣声。李光莫沉沉酣睡，夜半时分李光莫醒来，才发现陈昌浩正伏案书写什么。

“昌浩，给我搞点儿水喝。”

陈昌浩连忙起身，从棉絮铺垫的茶壶桶里斟出一碗茶递过去，一边说：“茶壶里的水怕凉了吧？”

“我正想喝凉水。”李光莫说罢，端起蓝花碗，一仰脖子，一口气就喝完了，接着又催陈昌浩斟了一大碗喝了，这才问道：“昌浩，出了什么事？”

“是有点事。”

李光莫一听，立即坐了起来，逼着陈昌浩的脸问道：“好事还是坏事？”

“不好不坏。”

李光莫看出了陈昌浩的忧郁的神情：“什么不好不坏！这是温开水，顶不中听了，你说清楚点。”

“……”陈昌浩默默无语。

李光莫可急了：“是你们家庭里的秘密，你就不说了吧；说了我也不听。”

“我真无法排解，恨不得连夜一走了事。”

李光莫一听，酒意全消，正襟危坐地问：“到底是什么事？”

“我父母要我明日去相亲。”

一听此话，李光莫毫不在意地说：“哦，那有什么大不了的，还值得你这样为难，你平日那决断的性格那里去了！你当中锋的那股冲劲那里去了！睡吧，天亮了我还得赶早班轮船回校哩。”

陈昌浩仍然忧郁地说：“我还在私塾里读‘赵钱孙李’的时候，家里就给我订了这门亲，换了八字。后来，我跟着父亲到汉口读书，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可是昨天，父母和太（即祖母）竟突然要我成亲！他们说：17正是婚龄，姑娘也是17了，再不结婚，人家可成了老姑娘啦。你看这事怎么办？”

“推了算了。”

“昨晚磨了半夜的咀皮子，太又哭，母亲又骂，他们说 I 忘了本。老太气得直打颤，可我又怎么能早早地套上这个牢笼呢！”

“你见过她吗？”

“见过，那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到苏家冲姑妈家去时，我们常在一起玩。”

“她长相怎样？”

“不知道现在长得怎么样。”

“缠了脚吗？”

“我们这儿每个女孩都缠脚，现在民国了，可女孩不缠脚仍是不守闺训，怕没有人要哩。”

“你爱她吗？”

“……”

“你是不是感到，欧风东渐，二十世纪，你这个洋学生，再要娶个乡下老婆就不合时宜了！”

“……二十世纪了！又去屈从一个旧的习俗，满足父母抱孙子的愿望，我是不甘心。”他停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断然退婚，对刘家的姑娘无疑是个悲剧。”

“为什么！？”

“这儿是闭塞的乡村，女子无七出之过是不能退婚的。退了婚的女子，人们会评头论足，即或嫁了人家，男方对此却总免不了要百般挑剔。而她们是无辜的。”

“可你光同情也不是事呀！同情不是爱情，百年大事，秦晋之好，终不能仅为同情和怜悯吧！”

“……”

李光莫看出了陈昌浩思想上的波澜，竟对好友和女方都同情起来，高兴地说：“好，好，我明天陪你去相亲。人总是要结婚的，姑娘好就结了吧。结婚也不一定是牢笼，结了婚的人也不一定是落伍

者，如果是好姻缘，错过了会懊悔一生的。”

“……”陈昌浩无言地点点头，李光莫又无牵无挂地酣畅入睡了。

## 妻 子

汉阳县是“知音者”的家乡。“俞伯牙弹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发生的地点——古琴台（俗称伯牙台）就位于现武汉长江大桥的北端——龟山的西麓；而钟子期的墓地却在汉阳县境内的马鞍山的南麓凤凰咀上。

马鞍山西约三十公里处，有一座小山，像一尊庄严的古佛，趺趺入定，打坐在一片丘陵田畴之中，它叫高至山，又称高奏山，海拔195米，它虽不算高山，也没有近在咫尺的九真山出名，然而它绿树森森，泉水淙淙，幽静独处，风景宜人。

有个叫戴家庄屋的小村子，座落在高至山的怀抱里，三十来户人家，掩映在绿树丛生的山坡下，世代开垦着、耕耘着山坡下的高低不平随山势而筑的梯田。

村头有一洼三米见方的水塘，四周既无井壁，也没有护栏，只有茂密的绿草丛生在青苔斑驳的岸边，一股细流汨汨地涌来，发出悦耳的叮咚声。水塘从来没有漫溢过；在百年少见的大旱时，也没有枯竭过，它潴存了清冽的甘泉，滋润着山坡上的土地，养育着戴家庄屋的子民。

陈昌浩就出生在这座小村庄里，他的父亲叫陈春霆，母亲吴氏。离戴家庄屋十几华里，有一个较大的村庄——苏家冲，一个农家的女孩——刘秀珍，在襁褓之中就和陈昌浩订了亲。

女孩子发了“八字”，就算是有主的人了，到了她知道事的真正含义时，已经羞涩得难以启齿，谁敢去过问未来的夫婿——一个男娃的情形呢。刘秀珍是在7岁时才朦胧地知道一点有关自己婆



家的事的：那天，秀珍突然被母亲叫来缠足，开始她又惊又怕，接着一阵热辣辣的钻心的疼痛，从脚尖直刺入心窝，她哭了，坚决地反抗，拼命在床上、地上打滚。“我不裹脚，妈妈，我疼啊！”她竭力地哭喊着，同龄的小伙伴们壁间竖起耳朵听着，心里打怵，这是女孩子谁都逃不脱的命运。

“贱女子，你要死了，你不裹脚陈家会要你吗？人家是诗书人家，要看见你一双鸭划子，把大牙都要笑掉！你是发了‘八字’的人，你知道吗？”秀珍没有母亲力气大，只得嗷嗷地哭，饭不吃茶不饮，哭累了就在床上睡着了。

半夜里，她又把缠在脚上的裹脚布全部拆掉，清早起来又遭了母亲的一顿痛打。她的母亲边打边哭地说：“这不听话的小贱人，这双大脚定遭女婿公婆嫌的！”这次秀珍伤心地横躺在床上，不挣扎、不反抗，只是哭着说：“妈妈，我不到陈家去，把我的‘八字’要回来吧！妈妈，你老了我来养你，别把我送到陈家去了。”妈妈咽声吞气地哭着，女儿的心也软了，她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听妈妈的摆布。

辛亥革命推倒了大清的龙廷，而苏家冲的风气仍然没有改变。塾师依然教：子曰、诗云，女孩子的脚仍是母亲耽心的事。秀珍的脚裹裹放放，最后还是屈服于妈妈的眼泪。

又过了几年，秀珍从她的同伴那儿，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一些消息：

“听说陈家爹爹已搬到汉口去了，他在汉口油行里当管事。”

“那可远着哩！”

“那儿是大地方！走的路比我们弯子里林振球的打谷场还宽哩！”

“那么宽的路做什么？”

“通马车呗。”

“陈家不种田了？”

“种的，听说陈家还有人留在乡里。”